

如诗的江南雨

刘西安

江南人留客不说话，只有小雨沙沙地下。

天不时地落下几滴雨，淅淅沥沥、缠绵绵。江南人的性格，多情、细腻、多才多艺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那些多情的孩子们留下的千古名句被后人们吟诵传唱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即使没有到过江南的人，也能在这佳句中领略江南的美景，如亲临其境。江南的雨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密密而斜斜，缠绵而潇潇，似烟似雾，似幻似梦，为江南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雨中的江南最有味道，看柔柔的雨丝顺着屋檐串串珠儿似的洒落，淅淅沥沥地落在烟雨蒙蒙的河里，感觉别有一番风味。

江南的雨是惆怅的。黄梅雨几乎就是愁的代名词。所以，贺铸才会咏出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飞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的佳句。江南的梅雨季节，缠绵的雨丝像扯不完的银线，淅淅沥沥从早到晚下个不停。这样的时候情感最容易发酵，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如烟往事的回忆。

流年里的书香

飞鸟

喜欢在闲暇的时光里，轻轻打开一本书，闻着书页的油墨香，静静地读美丽的方块字。书页上的一行行文字，宛如一只只蝴蝶，在书香里翩翩曼舞，给我的内心带来喜悦和宁静。

年少时开始喜欢读书，捧着一本书，沉浸在故事情节里，周围的一切忽然静下来，时间也仿佛静止了，连风也是温柔的。心随着书里的文字，进入到另一个奇妙的世界。那个世界有花朵里坐着的拇指姑娘，有棉花糖一样的白云，有神通广大的美猴王，有机智勇敢的张嘎，还有充满魔法的宝葫芦，还有善良的小矮人。这一切，深深吸引着我小小的心灵。

中学时，学校有图书室，我接触到了外国文学。最喜欢《老人与海》，记得借了这本书回宿舍，靠在床头读。九点熄灯，小说正读到老人与大鱼对峙的时节，不读完的话，根本睡不着。我伏在被子里，打开手电筒，直到把书读完。合上书，起床铃就响了，我并无半点困倦。

参加工作后，忙碌的间隙，我并没有忘记读书。而且书给我带来了幸福的婚姻。与燕燕结识，就是因为书。有次我去书店买贾平凹的新作，和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同时拿起了那本书，我们相视而笑。接着互相聊了几句读书方面的事情，没想到话很投机，越聊越有感觉。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或叫水到渠成，我们相恋了，一年后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婚后因为共同的读书爱好，我俩有说不完的话，她还写点散文，经常在报刊发表。我们并不富裕，但很快乐。家里没有什么高档的家具和电器，但有很多书。书香弥漫的家，温馨而甜蜜。时光流转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现在还会共读一本书，一起交流对书的理解，还会猜下文的情节。每个周末各自写一篇文章，投去报刊，谁的没发表，要洗一个星期的邮。书香氤氲出甜蜜的婚姻和宁静的生活。

流年里的书香，芬芳着生命。因为读书，生活里的一切变得亲切而温暖，美好而优雅。

怀恋。如果你在这潮湿的雨季去旅游，那沈园不容错过。因为在雨中，那潮湿的忧思和惆怅，自然就会爬上心头，而那经久不衰的凄婉的爱情故事中每一个细节，都会浮现在你的眼前。还有那座断桥，那座在梦里等了你千百次的断桥，你应该去走走，去问问桥边雨中静默着依依的杨柳，它会跟你讲一个永不褪色的爱情故事。

江南的雨是属于才子佳人们的。没有人会怀疑江南的雨不是情感的催化剂。江南的雨，你曾催生了多少美丽的诗歌啊！南宋蒋捷一首《虞美人·听雨》概括了人生的流转：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”诗中有少年听雨歌楼上的浪漫，有壮年听雨客舟中的奔波，有暮年听雨僧庐下的回首。在僧庐之下听雨，却无法参透生命的玄机，悲欢离合总无情的背后，分明是深情的眷恋。“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”每一点、每一滴都在敲打着诗人心弦，弹奏出暗夜难眠的无奈。李清

照以一个女词人特有的敏感，写下了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，这次第一个愁字了得？”的佳句，那种孤身一人在外漂泊的孤独，那种长夜漫漫的寂寞，在词人那儿展现得更为彻底。江南的雨分明就是有情人的泪，凄美动人。

江南的雨是柔和的。一下就是十多天，像一种淡淡的香气，不断弥散开来，直到天变得柔和了，人也变得平和了，做起事来也心平气和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江南女孩在雨的滋润下，变得柔声细语，美丽动人。真的，有时你会感觉，雨中的江南极像江南的女子，淡雅而不失芬芳，带着雨的晶莹和剔透，静静地走入你的心里。

江南的雨是轻盈淡雅的。“润物细无声”，你放眼看去，整个天地笼在袅袅的烟雾里，有一种朦胧的感觉。江南的雨，像极了江南的山水，是淡淡的，清清的，当柔柔细雨飘过江南古朴的小镇，小镇便有了一种古典的忧郁，美得让你心动。

江南的雨是充满灵性的。当你泛舟西湖上，望着舱外烟雨迷蒙的景象，体会到水的韵味，你会觉得，雨中的西湖，更有一种诗情画意。



心的丘壑

王猛仁

我想用你诗的羽毛埋葬我锈蚀的回忆。

沉重的日子凝成的夜的残缺，覆盖不了天空中微微张开的湛蓝色的欲望。一次看似孤独的行走，已经在时光的崖面上，围着我无眠的夜，做着死亡的畅想。

我突然觉得，无论夏日的风来自何方，无论我的诗歌搁置在哪里，似乎总也唤不起沉沦的绝望。

从透明到浑浊，从单独到复杂。一张密密的时间之网，筛选过：青春、盛名、喜乐、财富、愁苦。

原本固有的矜持与喧腾，打湿在无雨之夏，封藏于冰雪之冬。

持久的麻木与不屑，让漆黑与沉寂压碎。清晨温柔的嘱托与黄昏裸露的悲情，随着五月躲过的词语，潜入亘古的荒原，宁静而宣泄。

我不再是一匹顶着阳光淌过夜色的骏马。我在黑夜里流落、浪迹。

唯留下苦涩的时间和沟壑纵横的掌纹，穿过尘世，在故乡的黄土地上，观赏风帆。

曾经熟悉的身影，不分昼夜的站立。

漂泊的泪水，从你无措的眼帘中滑落。深情如故的滋味，在稚幼的回忆里有刚刚觉

得的鸟的嘶鸣。如今，它已整整地陪我跨过56个年轮。只剩下一段距离，像一种错觉，一而再的，遥相呼应。

独自走在梦幻的边缘，早已将辗转于幽谷断崖的太阳风，从理智的深处拽出

任一袭灰色的凉意，沁入沉默了千年的心。

雨歇过。有一朵花开了。遮蔽了开满了谎言的夏天。

夜，终于打破沉默。家乡的田埂没有被杂草垄断。

正午的阳光融化了露珠。我的诗句被一次次沐浴之后，携着太阳，在低处飞翔。

我不会回忆往昔的一切，只将颤抖的思绪全部晾干，收入心底，不再翻动。

思念陷进一杯酒里。到处是红花生长的声音。似有放不下的心事，在灵魂里回荡。被灼烧的目光，依然轻拂着心的丘壑。

我想做一个跋涉的歌者，沿着远方炊烟指示的方向，把乡思放牧田野，让母亲倚门时最后一次听到的鸟的暖语，滋润着我与日俱增的缅怀与焦虑。

站在时光的身后，透过残垣的裂缝，我愿意把有限的精力揉进诗歌，把孤独绽放成微笑的花朵，像是昨夜梦中蝴蝶，远远地走进，窥视你玫瑰般的美丽。

五月的翅膀，深入无边的心灵。我用半生堆积的诗，踩着碎石，望着蓝天，在不能记忆的地方，欢歌，起舞。这里捕捉的每一句，都是我血脉活生生的跳动；这里付梓的每一章，都是我心灵沉重的颤抖。

往事起伏不定。多少色彩斑斓的联想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旋转着心头的明月。

一页页诗笺密密麻麻，记录着坎坷岁月的惊叹。那时，只能一个人守着黄昏，看夕阳吻别晚霞，听海浪在梦中拍打寂寞。

站在时光的身后，透过残垣的裂缝，我愿意把有限的精力揉进诗歌，把孤独绽放成微笑的花朵，像是昨夜梦中蝴蝶，远远地走进，窥视你玫瑰般的美丽。

站在时光的身后，透过残垣的裂缝，我愿意把有限的精力揉进诗歌，把孤独绽放成微笑的花朵，像是昨夜梦中蝴蝶，远远地走进，窥视你玫瑰般的美丽。

五月的翅膀，深入无边的心灵。我用半生堆积的诗，踩着碎石，望着蓝天，在不能记忆的地方，欢歌，起舞。这里捕捉的每一句，都是我血脉活生生的跳动；这里付梓的每一章，都是我心灵沉重的颤抖。

往事起伏不定。多少色彩斑斓的联想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旋转着心头的明月。

一页页诗笺密密麻麻，记录着坎坷岁月的惊叹。那时，只能一个人守着黄昏，看夕阳吻别晚霞，听海浪在梦中拍打寂寞。

站在时光的身后，透过残垣的裂缝，我愿意把有限的精力揉进诗歌，把孤独绽放成微笑的花朵，像是昨夜梦中蝴蝶，远远地走进，窥视你玫瑰般的美丽。

赤壁之思

王珺

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因为“乌台诗案”，苏东坡被贬黄州已经三年。这一年的七月十六，他和友人游赤壁，写了一篇赋。被后人称为《前赤壁赋》。

七月既望，这是一个月夜。文人相聚，自然是要吟诗作赋的。吟的是什么诗呢？中国人的文思一脉相承，如此美景，苏子和友人吟诵的是1500年前《诗经》中关于明月的篇章——《月出》。朋友们驾一叶小舟，无拘无束游于江上，浩浩的江水涤荡着文人洒脱的心胸。

诵了《月出》，又唱《楚辞》，“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”，这里的“美人”实际上指的是苏子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。苏子被贬，理想似乎远在天边，不可追逐，这已经有点失望和哀伤的情绪了。有苏子的歌，客便吹箫相和。这一和，却放大了哀伤，箫声悲凉、幽怨，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

缕”，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，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。

至此已是太悲凉，于是苏子要打住了，向友人箫声为何如此。客便引出曹操来作答，当年那横槊赋诗的大英雄，是何等潇洒得意，如今他和他 的丰功伟绩都在哪里呢？都被历史湮没罢了。联系自身，亦不过沧海一粟，如天地间的蜉蝣，只有明月、长江是永恒的，也是世人永远不可企及的，故而消极悲伤。这悲哀，也正是距苏轼400年前的张若虚，在《春江花月夜》中发出的生命之问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这些感伤，其实也并不是颓废与绝望，而是诗人缘于对人生的追求与热爱，才会有这些哲思。

友人如此，苏子作为主角，自然要去解这个结了。其实客亦苏子，苏子与客的对话，正是苏子的自问自答。这些情绪变化，也都是苏子个人的情

思飘荡。自古文人多惆怅，何况此时东坡被贬黄州，正值人生的低谷。那么，自己伤怀了，自己还要鼓励自己振作起来。苏子说，好，就说说这水与月吧。水奔涌不息，其实并没有真正逝去；月时圆时缺，其实并没有增减一分。从变的角度说，水、月，万事万物都在变；而从不变的角度说，水、月，还有我们，其实都是永恒的。还有什么可羡慕的呢？再说，天地间的万物各有主宰，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，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。只有清风、明月，我们可以听得到、可以看得到、可以感受到，这些大自然的恩赐才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无穷无尽的宝藏。

是的，名与利，根本算不得什么；人生苦短，也不算什么；融入自然，人也可以永恒。苏子以哲人的智慧，将人的认识引入到更高远的境界，进入哲学范畴上的思索。最终，又超越小我，真正抵达月白风清的境界。

说到这儿，大家都笑了，于是重新斟酒来，直至大醉，不觉东方已白。这就是中国的文人，会有哀伤，但绕过心理上的坎儿，仍会积极前行。苏子一代文豪，将文学史上的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等名篇信手捻来，化为己用。只不知苏子是否想到，他的赋，又将如何在中华文学史上绵绵流传，绝响万年？

在这第2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展映片、许鞍华执导的《男人四十》片尾，林耀国老师，妻子陈文靖，养子安然一起自然而然地交替背诵起《前赤壁赋》，令人不觉泪湿双眼。林耀国教了二十年的国文，吟来自然韵致尽显；文靖在这诗句里寄予了一生的情感，最终解开一生心结，深情无限；而安然，在明白了父母的情感纠葛之后，这个勇敢而有担当的男孩，也经历了真正的成长，懂得了《前赤壁赋》的境界。

这文，这人，这自然，终将永恒。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

◎ 毛德民

忆秦娥·斥寇

狂风烈，日倭施暴山河掠。山河掠，千河淌泪，百川滴血。